毛泽东亲自解放了戏剧名家宋宝罗

万伯翱

毛泽东主席一生都很喜欢戏剧。无论延安时代还是在西柏坡，就是动乱的“文革”中，他都要看戏。和许多戏剧演员成了好朋友，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李和曾、裴艳玲、常香玉等毛泽东都亲切接见，不但爱听这些名家的戏，还不时评论他(她)们的艺术，甚至不时有过商量改动戏名和唱词呢！毛泽东欣赏他们的艺术，也很尊重和关心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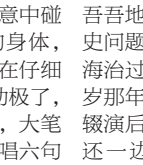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现代京剧名家宋宝罗(1916-)的情谊就更是感人至深。宋宝罗6岁学艺,7岁就能登台为冯玉祥庆功大会演出,8岁便和氍毹上最负盛名的女老生孟小冬同台演出，可谓名副其实的“神童”了。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京剧名家，可以说他在江南和武生泰斗盖叫天齐名。从1958年到1963年的6年时间里，宋竟为毛泽东演唱过四十多场戏。毛泽东对宋悲凉委婉、如泣如诉奚派加余派的演唱风格极为欣赏，宋也没想到新中国的这位开国领袖竟成为自己粉墨生涯中的一位知音。宋宝罗由于潜心修习过中国传统书画，指点他的又都是些名家，他和一般的京剧演员在文化修养上就有了不同。他修炼成了一门绝活：一边唱戏，一边可以挥毫入画，同时进行，惟妙惟肖，这是出宋氏看家私房戏，名唤《朱耷卖画》。

1962年冬，毛泽东又来到西子湖畔。12月26日凌晨,毛还未就寝,他的心绪特别好,那一天正是他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就兴趣盎然地欣赏了这出戏中的绝活,宋宝罗清唱演出了《朱耷卖画》。演这出戏，不但要求演员唱、作功夫俱佳，还要求演员有一手绝妙的丹青表演——能在演出中当场完成作画。

毛泽东很是高兴,看得很是入神。他先是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用手轻轻击着节拍,待到宋边唱二黄原板边作画时,毛泽东突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轻轻地走到宋的身边，想看他究竟在画写些什么。不到10分钟，一只英武豪迈的大公鸡已经立于青石之上，正高吭晨曲。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称赞说:“落笔很准,画得好!你可题‘一唱雄鸡天下白’么?”宋宝罗忙换用小笔并题上款:“敬献给毛主席”六个字。将这幅画双手敬奉毛泽东，毛泽东很是欢悦连声说:“谢谢，谢谢!”将这幅画一直珍藏在中南海家中。

事后宋宝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正在握着大笔画鸡身的时候，无意中碰着了一下毛主席的身体，知道主席背着手正在仔细看我的画稿。我激动极了，不知何处神来之笔，大笔挥了几下，原来要唱六句或者八句才能将公鸡画好,这次有如神助一般,只唱了四句便画好了。”

正当宋宝罗艺术生涯进入巅峰时，十年动乱爆发了。他受到了不小冲击，开始还只是“三名三高”、“反动权威”等一般罪名，接着查出了他的“反动历史”，罪名升级。后来他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演出,竟也成为罪行了,名曰为:“把毒放到中国最高领导层那里，真是罪该万死!”毛泽东让他题写的“一唱雄鸡天下白”的画也成了“给伟大的社会主义抹黑”。1967年秋风肃杀黄叶飘零时，他被造反派头戴高帽、坐飞机,挨拳脚加棍棒,胸挂“反动戏剧权威、大戏霸”的大牌子关进了“牛棚”。



1970年夏,“文革”进入了第四年。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林彪同党陈励耘向主席汇报浙江工作,听着听着,毛泽东突然打断问:“宋宝罗情况怎样?到哪里去了?”陈励耘吃一惊后,假装糊涂地说:“您的话我听不懂?!”毛泽东似乎对陈的所为已有所觉察,一板一眼不悦地说:“听不懂?!就是那个唱老生、会画大公鸡的宋宝罗!”陈看瞒不下去,支支吾吾地说:“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为大汉奸周佛海治过印。”是的,宋在15岁那年因青春倒嗓而暂时辍演后，曾一边坚持练功还一边静下身心苦练绘画、篆刻,勤学加悟性使他终成为绘画和治印的高手。他曾为当时许多京剧名家和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半丁等治过印。甚至还和徐悲鸿大师合作过“春回大地”一幅画呢!“人家是手艺人么，能不给人治印?”毛泽东正色回答。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觉得事情不妙，忙补充又加重语调说:“他还给蒋介石演过戏,和蒋介石握过手,合过影!”这也确实是事实。宋在早年就艺名远扬，为许多当时的政界要人唱过堂会演出过。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双十节，从重庆飞回南京的蒋介石趾高气扬，忽然派人通知宋宝罗到总统府演出。历史竟是惊人地巧合，蒋介石点唱的和毛泽东14年后点唱过的剧目竟完全一样，也是一出名剧《二进宫》。生且净三位主角铆足了劲地对唱，声情并茂让台下叫好和掌声不绝于耳。此次演出大获成功，蒋介石和宋美龄都上台与宋握手并合影。次日,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刊登了合照。“文革”中这些都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倒腾出来,成为大罪状。毛泽东听了陈的汇报已很不耐烦，反驳道:“唱戏有什么关系?当时是蒋介石的天下,蒋要听戏,他敢不唱?那是逼出来的么!今天我叫他唱，他也不会不唱么!”毛泽东驳得陈哑口无言。毛泽东发话了,他不敢不办。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宋宝罗的三年“牛棚”之灾得以解脱。

2005年春节时，宋宝罗以34笔丹青画就了一幅大公鸡以此向全国人民喜庆鸡年,而且他91岁时仍能登场演出。如今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还健在，这位老人家真是中国国粹艺术传奇人物和熠熠闪光的国家瑰宝。

二〇一四年荷月于京城苹花书屋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感谢自己的坚持

今晚瑜伽课来了新老师，漂亮而结实的身体，好像新鲜的桂皮一样棕色的。她最后招呼我在双手合十的时候，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休息,拉伸和复原。“感谢自己的坚持。”是的,在人生的许多时候,也许再坚持一下下,就可以为此感谢自己了。瑜伽课结束后的身体,舒服得好像失重了一般。

现实生活

要去阿尔巴尼亚

叶兆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阿尔巴尼亚注定会有特殊记忆。为什么特殊呢,因为两国关系曾经太另类。据说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当年绝对哥们,“中阿情意深,同志加兄弟”。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小时候在学校写作文,这些句子很时髦。还有一个流行句式也容易跳出来,这就是“世界上有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现在想想很有趣,如果只剩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只雄狮,这世界将是多么孤独。

“文革”中,父亲被隔离审查,关牛棚,打扫厕所运送垃圾,挖防空洞，累活苦活都干过。工资被扣,只有一点可怜的生活费,香烟要数着抽,规定每天只能吸几根。他特别感谢阿尔巴尼亚香烟，价格便宜，味道大,劲足。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进口外烟,后来弄清楚,进口香烟也是一种国际援助,其实是非常劣质的香烟,阿尔巴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抽这烟,他们更喜欢吸中国的“中华”。

“文革”中,担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是耿飚，差不多当时外交方面的一号人物,担任过中联部部长。现在已没多少人了解中央联络部这个机构，当年的中联部很显赫,势头一点不比外交部差,它和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一个级别，我姑夫就在中联部长期任职。大院很大,去过很多次,听我表姐说，光守卫的军人就一个营编制。

想当年,美国是美帝,苏联是苏修,其他国家,好兄弟只有阿尔巴尼亚。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有一段日子，阿尔巴尼亚成了唯一的外国,除了香烟,还有电影,能记住一些名字，譬如《宁死不屈》和《地下游击队》,譬如《第八个是铜像》。事实上,中阿关系蜜月期并不长久,很快第三者插足,兄弟又多了几位，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说老实话，还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颠倒好看一些。

没想到有机会去阿尔巴尼亚，下午就要出发。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叶皓是现任大使，说同学有点套近乎，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好在文史不分家,当年中文历史都是小系,人数少,常在一起上课。我们同姓同年生,他在南京当过鼓楼区委书记,当过市委宣传部长,扯开来说关系,还不止同学这一层。反正是缘分,有缘千里去相会，马上就要拜见大使先生,这世界果然变小了。

说说过去的“香烟牌子”

任溶溶

有一些东西,过去很普通,如今看不到了,比方说香烟牌子。早年有许多香烟,每包香烟里夹着一张彩色画片,上海就称这种画片为香烟牌子。这些画片画的是一套一套的画,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等等。只要凑齐整套画片,就可以向香烟厂领奖，可见这是香烟厂吸引吸烟者买它们香烟的办法。它们故意把一套画片中的若干张少印,因此要凑齐整套画片,就要买不少香烟才行。

我小时候就像收集邮票一样收集香烟牌子，向抽烟的叔叔伯伯讨,他们也明白香烟厂的目的,并不保留香烟牌子,总是给我。我收集得最多的是《水浒传》英雄,可从来没有凑成过一套,顶多只收集到三四十张而已。不过收集香烟牌子本身就是一件乐事。我当时也收集邮票,还不是东一张西一张,哪能收够一套呢!

想到香烟牌子，我不由得想起过去的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后面靠宁海路有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上有好多个货亭，其中有一个货亭就专门卖一套套的老香烟牌子。不但卖我们这里的香烟牌子,还卖外国的香烟牌子。我看到的外国香烟牌子不是连环画画片,而是电影明星照片,那些电影明星已不是当时大家熟悉的明星,而是很早的明星,她们的电影我见也没见过,比梅兰芳博士访美时遇到的大明星玛丽辟福更早的明星。这些香烟牌子简直都是古董了。

解放初期大世界停业，我出于好奇，曾到那里去看，只见那些货亭要关掉，把存货卖掉，很可惜我没有买些这样的“古董”，它们不知到谁的手里了。可是我也捡到两个宝，不过不是香烟牌子,而是两个玩具。那香烟牌子货亭旁边有一个货亭是卖玩具的，有许多玩具也是近乎古董的玩具,我看中了两样外国玩具。一样是一男一女跳圆舞,一上发条,他们就转啊转啊跳起圆舞来,另一样是小孩子开汽车,老式汽车,它们都是早期的上发条玩具。它们也可算是“古董”了,我保存到现在。

战栗

黄惠子

某傍晚,某行走,某一步伐的瞬间,一战栗,仿佛一脚踩出个夏天。

这种战栗,许是记忆里太久未曾触碰的场景跳入现时。遥远的另一地，遥远的时间之外，那么小的我——吃过晚饭洗过澡,换上漂亮的衣裙——在夏日傍晚撒野的行走。许是那时某一步伐的瞬间,一道自己还不可能明白的战栗亦发生过,仿佛,真的,一脚踩地那一刻,突然看到,夏天朝自己走来了,如此确实。

就好像,这便成了我与那年夏天的秘密所在。

声誉啊,声誉!

陆仲阳

中国名酒,一片繁荣,一地鸡毛。

与“在掌声中长大的孩子能成才”不同,成人社会、商业世界不相信眼泪，虚假不会长久。一昧吹捧、刀切豆腐两面光、无原则、粉饰……毫无益处,企业公共关系需要真刀真枪,需要真知灼见。

在公关职业生涯中，我接触过的领域很多,酒类行业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紧跟形势、讲究级别、酒气熏天、竞争激烈、占山为王……五味杂陈,人性的弱点、事物的复杂与千奇百怪汇集一处。

美女，越有几分姿色越搭架子;名酒,名气越响腔势越浓。不过,大道至简。原茅台董事长季克良,算来与敝人还有份乡党之谊。他毫无那些国企、外企、民企老总的官腔。即便退下来了只任名誉董事长,银白头发、俏皮笑脸,依然是茅台灵魂人物,仍为酒界一大标志。

有一次，在浦东东郊宾馆参加白酒的一个会议。中午,吃自助餐,取菜要排队，队伍蛮长。汾酒市场部部长常建伟(现汾酒副总经理)看到我在队伍里,便笑嘻嘻插进来。我呢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盛饭时，又发现自己与一人几乎同时走到饭盆前，抬头一看是五粮液董事长唐桥,我忙让他,但他坚决不肯,示意让我先来。同样两人,一个平易近人让你肃然起敬,一个觉着亲热不把你当外人。

公关有技巧,公关有策略，不过公关最需要文化。

一提文化，酒企就欢呼雀跃，哪个名酒没有“罄竹难书”的酒文化?不过,酒类行业断不可满足于沉醉在酒文化的“小缸子”里,应有更宏大的眼光、更高远的气魄、更多的担当,着眼于大文化。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但皇皇典籍上脱头落襻的东西也不少。

名酒,名气大,脾气也大。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和因袭而成的习惯,比如自大、无礼、死不认错。记住老祖宗说过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诚实,讲真话！有人说这是最基本的,可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也是公共关系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如果遵循这一法则,我们的企业就能正气压倒邪气,鬼就少上身,危机远离你!

与人为善,随缘济众;天人合一,否极泰来。

某一天,扁鹊去给蔡桓公看病。蔡桓公说“寡人无疾",还背地里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劝“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终病入骨髓,无治,遂死。胡适说,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医生也不能当“马大哈”。

《倾斜的声誉——中国名酒公关启示录》自序(节选)

夜光杯

驻守丛林守卫蓝天

简久生

在祖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危险热带雨林中无怨无悔，他们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边防线上，他们用热血筑就了保卫西南领空的坚强防线，他们就是雷达兵。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在这里,我收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记得第一次来连队，我们坐着的班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周围都是森林。我坐在不断颠簸的车上,往车外望去除了森林还是森林,除了大雾还是大雾。当时,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这就是我以后生活的地方!

走到一半,车停了下来。班长对我们说，后面的路车是上不去的,大家下来走一走。班长嘴里的这“走一走”,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这对我一个城市里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走了不到十分钟,裤腿就已经被无处不在的雾气打湿了,到连队门口基本上所有人身上都湿淋淋的。之后,我才了解到:连队的老兵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风湿、关节炎、结石。

初到连队,我被眼前的景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在这秀丽景色的深处却危机四伏：在我国西南热带雨林中生存有银环蛇、眼镜蛇、蜈蚣等危险物种,各类昆虫毒物更是数不胜数，在丛林深处还要面对瘴气等危险。就曾发生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一位战士放在晾衣场的鞋子里居然盘踞着一条名为竹叶青的毒蛇。

连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缺水,雨季还好一些,到了旱季真的是连做饭都是问题。来连队后第一次清扫水池时,我好奇地问拿着铁锹、铲子的战友,“为什么要拿这些工具?”到了水池一看,我脸色发白,胃里已经翻江倒海。黑乎乎的一个大池子,水池底层浑浊不堪，甚至还有老鼠在嬉戏……我们脱掉鞋子走进水池,淤泥已积到脚踝处。我们用的水,做饭、炒菜、洗漱所有的水正是来自这个水池。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水池中那几只老鼠的样子,久久不能入睡……

然而,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一代代雷达兵依然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边境一线，并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在西沙海战中,英雄操纵员姚众兴用手中的武器——雷达，为我方战斗部队提供了优质的战斗情报,在作战中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同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会见，可谓小小操纵员连着司令员。在今天的和平时期,雷达兵依然保持着战斗精神,将值班岗位当作战场,将值班作为打仗,时刻保持高度的战斗警惕意识。我部成立至今,保障了民航的正常飞行,完成了一系列的飞行保障任务,确保祖国西南领空的空防安全。

十日谈

守卫边防线

我骄傲我是一名雷达兵,和战友们一起筑就祖国的钢铁长城。

库尔干边防连驻守在天山托木尔峰南麓,环境恶劣,明请看本栏。